

總目

自序

卷一 古代詩史

篇一 詩歌的起源

篇二 詩經

篇三 楚辭

篇四 樂府

卷二 中代詩史

篇一 三國詩

篇二 六朝詩

篇三 初盛唐詩

篇四 中晚唐詩

卷三 近代詩史……………五三

篇一 唐五代詞……………五七

篇二 北宋詞……………六三

篇三 南宋詞……………六六七

篇四 散曲及其他……………七五

卷三
近代詩史

近代詩史詳目

篇一 唐五代詞

章一 導論 五三七

章二 詞的起源 五三三

章三 晚唐五代詞人 五四九

章四 十國詞人 五六六

章五 李煜 六〇一

篇二 北宋詞 六二三

章一 導論 六二三

章二 宋初詞人 六二九

章三 蘇軾及其他 六三九

章四 周邦彥及其他 六四四

章五 晏幾道秦觀等

.....六五九

篇二 南宋詞

.....六六七

章一 導論

.....六六七

章二 辛棄疾

.....六七四

章三 劉過朱敦儒等

.....六八四

章四 姜夔

.....六九四

章五 史達祖吳文英等

.....七〇一

篇四 散曲及其他

.....七二五

章一 導論

.....七二五

章二 馬致遠馮惟敏及其他

.....七三三

章三 張可久王磐及其他

.....七四五

章四 梁辰魚沈璟及其他

.....七七六

章五 附論小曲歌謠等

.....七九〇

篇一 唐五代詞

章一 導論

近代詩史始於唐末。唐亡以後，接着有半個世紀的紛擾時期。在這時期內，共換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而且除去這五個據有中原，爲史家所承認爲『正統』者外，其他割據一方的，先後有吳，南唐，閩，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楚，荆南等，習慣上稱爲十國。

朱全忠是五代開幕後的第一位演員。他於九〇七年廢唐帝自立，是爲梁太祖，傳至子友貞，九二三年，爲後唐所滅。李存勗乃晉王李克用子，滅梁後，卽帝位，是爲唐莊宗，傳至潞王從珂，九三六年，爲晉所滅。石敬瑭以契丹兵滅後唐，是爲晉高祖，傳至出帝重貴，九四六年，爲契丹所滅。契丹滅晉後，未久卽北去，劉知遠乘機攫取帝位，是爲漢高祖，傳至隱帝承祐爲郭威部下所殺，九五一年，郭威卽帝位，漢亡。郭威爲周太祖，傳至恭帝柴宗訓，爲趙匡胤所篡，周亡。五代的更迭大略如是。九〇七年，王建稱帝於蜀，是爲前蜀高祖。九二五年，蜀後主王衍降後唐，前蜀亡。九三四年，

孟知祥據蜀稱帝，是爲後蜀高祖。九六五年，蜀後主孟昶降宋，後蜀亡。吳自楊行密稱王後，四傳至楊溥亦稱帝。時李昇專政，九三七年，代吳自立，由是吳亡而南唐興。九七五年，後主李煜降宋，南唐亡。高季興建荆南於後唐莊宗時。九六三年，高繼冲降宋，荆南亡。唐季劉隱據嶺南，九一七年，隱弟巖稱帝，是爲南漢高祖。九七一年，後主劉銀降宋，南漢亡。吳越創始於錢鏐。九七八年，錢俶獻兩浙諸州，吳越亡。後漢亡後，劉知遠弟劉崇據并，汾等州稱帝。九七九年，劉鈞甥何繼元降宋，北漢亡。閩創始於王審知，九四五年（或作九四四年），王延政降南唐，閩亡。楚創於馬殷。九五一年，馬希崇，希萼等降南唐，楚亡。十國的興亡大略如此。

十世紀前期的紛擾雖如上述，但此時却有兩塊適宜於文藝的滋生與繁殖的園地——蜀與南唐。

巴蜀本是中國西南的天府，物產既富庶，地勢又險要。險要則可阻止外面勢力的侵入，故比較安定，富庶也比較適宜於文化的發展。唐末的紛擾又使中原人士多至蜀避難，這也增加巴蜀文化發展的因素。蜀主又愛拉攏詞人，無怪乎五代十國的詞人多聚於蜀了。

次論南唐。南唐在李璟的晚年和李煜時候，國勢固然很衰弱，但當李昇在日和李璟初卽位時，南唐確很富強。宋史說：

初璟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璟。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

這段記載便可爲證。在這種富強的國內，社會秩序可以暫時安定，貴族們更是驕奢腐化。陳世修的陽

春集敘道：

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讌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歌之。

這段敘述固然只爲馮延巳一人而發，但未嘗不可以應用於並世的其他作者。在這種情形之下，雖難產生深刻而嚴肅的文藝，但究勝於別的地區。九五五年後，周宋南侵，南唐衰亡，李璟既憂悔而卒，李煜更以國主而淪爲俘虜，許多哀婉淒絕的作品（如李煜的浪淘沙等詞）便產生了。

自唐亡至宋統一的歷史背景大略如是，以下便敘這個時代內詞壇的大勢。

爲着更好的了解詞的發展，首先我們談一談詞的起源。詞的產生主要是因爲唐代民間詩人創造了新的樂章，附帶也因爲有外族音樂的輸入。文人中最早作詞的是中唐詩人張志和，白居易等。九世紀中年，已有人專力爲詞（如溫庭筠）。十世紀前期，詞便成爲詩壇的重要角色了。

此時的詞人可分爲兩羣。這兩羣皆始於九世紀。一羣以溫庭筠爲首，和他接近的有牛嶠，魏承班，歐陽炯，顧夔，和凝諸人。另一羣始於韋莊，和他接近的有李珣，牛希濟，孫光憲，李璟等，李煜則是這羣的唱『壓軸戲』者。這兩羣詞人的異點約有四種：

1 就辭句上論，第一羣喜華麗，第二羣尚清疏。溫庭筠的菩薩蠻與李煜的相見歡便是絕好的對照。

2 就內容上論，第一羣多限於男女相思，第二羣則於男女相思外時兼寫身世之感。如韋莊的菩薩蠻，李煜的浪淘沙，虞美人諸作在溫庭筠，牛嶠，和凝等人的詞中是看不到的。

3 就年代上論，第一羣始於九世紀中年，終於十世紀中年，上下凡百年左右；第二羣始於九世紀晚年，大成於十世紀中年，到十一世紀晚年還保存着一部分勢力，前後殆二百年。所以在九世紀末與十世紀初，第二羣的力量是較薄弱的，南唐馮李諸人出，它便抬起頭來。大抵第一羣的發展有似所謂『虎頭蛇尾』，溫庭筠而下，多是些三等人材；第二羣和它相反，李煜後出，而地位却較高。

4 就地域上論，第一羣以蜀爲主，第二羣則重在南唐。

但這兩羣也有些相同處。這些相同處，我們可認爲詞在這個時期的特點。茲分述之如下：

1 常用『本意』。楊慎在詞品中說，『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言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言公子醉也。』楊慎所言雖只限於唐代，實際上，五代十國的作品亦如是。如薛昭蘊與張泌的女冠子，李珣與李煜的漁父皆可爲證。

2 不諱豔冶。如馮延巳的賀聖朝，和凝的麥秀兩歧，對於男女間的豔情都寫得『窮形盡相』；其較莊重點的如韋莊的江城子，歐陽炯的浣溪沙，尤不勝枚舉。詞在初期本多是供樂人或娼妓嚶唱的，其流於豔冶自是很平常的事。

3 不尚工巧。花草蒙拾說，『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所及。……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遠志齋詞衷說，『花間綺琢處於詩爲靡，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自黯然而有色。』這個『古』字應作『古拙』解。所謂花間如古錦，實是說唐五代的詞大都麗而不

巧。因爲此時的詞，不獨崇尚清疏的作者不注重工巧，就是歡喜穠麗的作者亦然。詞之尚工巧始於宋人。

4 不避複句。如溫庭筠兩用『蟬鬢美人愁絕』，李煜襲用韋莊的『深院閉，小庭空』只易『閉』爲『靜』皆可爲證。才如溫李竟如此自襲，襲人，可知這是當時的風尚使然。九六〇年以前的詞壇大勢略盡於此。下文便分章詳述詞的產生及各家的作風。

章二 詞的起源

詞到底怎樣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歷來學者們已發揮了不少議論。這些議論，我們約可分爲下列四種：

1 詞出於詩經。主此說的有樂園閑話。它說：『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帝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於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鱸魚。」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獫之閭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非三百篇實祖禰哉？」（詞苑叢談引。）

2 詞出於樂府。主此說的有詞學集成。它說：『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屬，以下逮於詞，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懷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余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

3 詞出於六朝雜言詩。主此說的有徐鉉。他說：「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彌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詞苑叢談。）

4 詞出於唐代近體詩。主此說的有方成培。他說：「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香研居詞麈。）

這四種說法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方說雖比較的可信些，但對於律絕爲什麼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歌的理由，他却未告訴我們。這實在是美中不足，令我們不無遺憾。

過去的學者們的議論既然如此的不滿人意，那末我們如果要探討詞的起源，非於舊說外別求新的解釋不可。這種新解，我們認爲不外兩點：

1 音樂的。

2 文學的。

這二者互爲因果。

我們先就音樂方面論述。

我們知道，自西晉五胡亂華，到隋唐統一，外族音樂逐漸輸入中國，它逐漸引起中國音樂上的變化。這數百年內，外族的音樂有因通商輸入的，如舊唐書音樂志說：

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白擊胡鼓和

之。

有因宗教輸入的，如舊唐書音樂志說：

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貢樂伎。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

有因通婚輸入的，如舊唐書音樂志說：

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賸，於是龜茲，疎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

又如隋書音樂志說：

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箴，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

有因戰爭輸入的，如隋書音樂志說：

魏太武旣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箏篴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

又說：

疎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

此外，我們還附帶提一點，便是北朝的君主多嗜胡樂。隋書音樂志說：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優伶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

有此種種因緣，外族的音樂在隋代已有很大的勢力。它不獨奏之廟堂，而且流行民間。隋書音樂志說：

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絃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帝雖有此勅，而竟不能救焉。

又載顏之推的上書道：

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

這便是外族音樂奏於廟堂的證據。通典說：

開皇中，胡樂大盛於閭閻。

這便是外族音樂流行民間的證據。唐承隋舊，朝野對於外族音樂仍舊是盡量採用。舊唐書音樂志說：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樂，大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凡八部。……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坐部伎有燕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壽，龍池樂，破陣樂，凡六部。……自長壽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躡履。

通典說：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增爲十部。

唐書宋務光傳載神龍初清源縣尉呂元泰請禁民間演唱蘇幕遮的上書道：

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

至所謂楚漢舊聲，在此時，已非外來新聲的敵手，只有一些好古的人還能傳其髣髴。

次就文學方面考察。

唐人多以律絕爲樂章，這是人所共知，而且共同承認的事實。律絕這種詩體和當時風行的外族音樂，實各有其來源與性質。就來源說，外族的音樂輸入多在北朝，而律絕的演成則自南朝。就性質上說，外族音樂的聲音多繁變，而律絕的字句極整齊。這兩種來源和性質都不同的東西，驟然配合在一

處，自然要發生齟齬。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一步的辦法，便是由樂工於演奏時雜上『散聲』，使整齊的詩句變成參差的。例如唐玄宗的好時光，依劉毓盤詞史說，應是：

寶髻宜宮樣，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樂工增加上『散聲』（『偏』，『蓮』，『張敞』，『箇』等字），便成了長短句：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不過，這種辦法，只是種補偏救弊的暫行方法，對於詩篇和音樂的齟齬仍然不能徹底的除去，於是富於創作性的民間詩人便進一步，於整齊的五七言形式之外，依照聲音繁變的樂調，創作句法參差的新歌辭。這種新歌辭的創作便是詞的誕生。敦煌發現的無名氏詞便是這類作品，它們詞句雖然不免有點粗糙，但情感很真摯，而且富於保守性的文人們却依賴它們做開路先鋒。這一件事情實在是詩史上一次變化。這次變化開始於八世紀前期。到八世紀末，九世紀初，已征服了許多文人。

總之，由於民間詩人的創造，加上外族音樂的影響，在詩史上便產生新的體裁。至於那些詞出於詩經，樂府，雜言詩等說法，都是不妥當的。

以上講的是詞的產生的理論，以下當敘它的產生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並不是明放在那裏等待我們來敘述的，它的真相久已被偽作埋沒了。現在我們先要辨明這些混淆是非的假古董。